



慢时光

王珂羽摄

闲情

小院之梦

田治江

我平时喜欢花木,在家中会养一些钟爱的品种。无奈有许多花木,比如桂花,在室内养的时间长了,就会叶尖发黄,变干,最后死亡。我请教了许多专家,也在网上查询得知,许多花木需要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才能更好地生长。养在室内的花木,特别是现在,人们大都住高层楼房,室内通风不畅,再加上缺少光照等多方面的原因,许多花养不好,或者养不长久。这对一个非常爱花的人来说,是不能容忍的。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
我时常想,如果能有一个小院子那该多好,哪怕它很小。这样,就可以在天气晴朗的时候,将喜欢的那些花木搬出去,让它们吹吹风,晒晒太阳,它们的“身体”一定会非常健康。如果到了冬天,气温太低,就可以把它们从小院子里再搬回房子里。即便是在北方,一年中,它们至少有两到三个季节可以待在小院子里,享受到自然的风、自然的光,甚至还可以淋到雨水。想想这是一件多么快意的事情。

可惜,我没有这样的小院子。记得当初在县城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,考虑的只是经济问题,根本来不及想其他问题。我选择了顶楼,因为顶楼比其他楼层便宜许多。到了换房子的时候,经济状况仍然没有缓解,不知不觉中,我还是选择了顶楼。更何况那个时候建的住房,即便是一楼,也没有带小院子的房型,有的只是一点很小的公用地块,还被全部硬化成了水泥地面。

过了不久,我住的小区旁边新建了一个小区。这个小区有两幢楼的一楼,每户都自带了一个小院子,这让我非常羡慕。我多次在路过的时候,站在别人家的小院子外面,看了又看。有的人家种了一些蔬菜,有的人家随意栽了几棵花草。我就在想,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小院子,会怎么经营它呢?可它们都不属于我。别人不可能和我调换楼房,而我要想把现在住的楼房卖掉,再去买带小院子的一楼,也没有人愿意卖给我。一段时间以来,我心里很不舒坦。可有什么办法呢?

我也曾想过农村的老家,想要多大的院子都由自己,种什么、栽什么、摆什么样的盆也都由自己。可现在再也回不去了,我其实早已成为一个有故乡却再也回不去的人了。我也去过农村近年来新建的居民点,那里的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小院,大多数人还会留一块空地,可以种点菜。尽管有许多人对小院子进行了硬化或者用砖进行了铺设,但那也是一个非

常不错的小院子啊!里面可以摆多少盆自己喜欢的花草啊!那块小小的空地,除了种一点菜外,也可以把一些生长不好的花卉,直接栽进去,让其充分吸收土壤里的水分和养分,那一定比在一个小小的花盆里要生长得更快乐、更旺盛。

我也曾动过心思,想着等自己退休了,然后买一套农村的房子住进去也不错,可以养自己喜欢的花草,可以把自己钟爱的花草在小院子里搬进搬出,甚至可以培育很多自己喜欢的盆景,让它成为一个花的世界,盆景的世界。

这样的房子不难找,但问题是即便退休了,也不是一个人住啊!即便我喜欢这样的田园生活,家人不一定会喜欢。自己是上有老、下有小的,不能自私到只顾自己一个人的爱好,不去考虑一家人的感受。再说了,很多房子没有暖气,冬天的取暖问题需自行解决。而在北方,没有暖气,花木是过不了冬的。心想小院,也就成了我的一个放不下、割舍不了的梦想,让我一直渴望,又时常失望。这样的想法就像一股弱弱的火苗,总会被不经意的一阵风给吹熄了。

后来,我到了另一个城市,发现小区楼下的院子里有一大片空地,绿化做得也不是太好。我就动了心思,心想如果能借助这些绿化地,并充分地利用起来,这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小院子啊!只是物业、业主们不一定会同意我这么做。为此,我试着把从外面看中挖回来的一棵普通黄杨,悄悄地栽进了那片绿地里,看有没有谁出来干涉。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尝试,对那棵黄杨来说,也有更大成活的可能。

我特别喜欢红豆杉,网购了许多棵,但在室内生长得都不是很好。有两棵小一点的,生长得还不错。但有两大棵,由于盆子小,营养等各方面跟不上,生长得并不理想。我曾多次想过,等到春天了,天气暖和了,白天,我把它们搬下楼去,放到那块绿地上,让它们也吹吹风,晒晒太阳,透透气。到了晚上,我再把它们一一搬回来,因为我怕它们会被别人搬走了。因为那是一块公用的绿化地,不只属于我一个人,没有绝对的安全保障。

自然,这只是想想,但要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。尽管现在住的楼房是高层,有电梯,但要搬动两棵一米六左右的大盆红豆杉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我总是在想,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试一试,圆一圆小院之梦。

美食

紫藤花饽

缪士毅

时值暮春,紫藤花如约而至,碧蔓间那串串紫色的花穗,繁花垂飘,紫云累累,芬芳阵阵,让人既饱眼福,又饱口福。

紫藤,又名藤萝、朱藤、黄环,豆科大型落叶藤本植物,在我国大江南北皆有它的踪影。紫藤常见品种有多花紫藤、银藤、红玉藤、白玉藤等,从外观上看,像槐花。

紫藤花不仅可赏,且可供食用。我国食用紫藤花历史悠久,宋代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中载:“黄环,即今之朱藤也,天下皆有。叶如槐,其花穗悬,紫色,如葛花。可作菜食……”可见早在宋代紫藤花已供食用。清代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载:“三月榆初钱时,采而蒸之,合以糖面,谓之榆钱糕。以藤萝花为之者,谓之藤萝饼。皆应时之物也。”道出了藤萝饼与榆钱糕一样,皆为应令美味。如今,随着人们食用花卉潮的兴起,以紫藤花烹制的菜饽,更是餐桌上食客争相品尝的美味。

有趣的是,一些文化名人对以紫藤花为食料调制的美食钟爱有加。散文家梁实秋说:“玫瑰花开,吃玫瑰饼;藤萝花开,吃藤萝饼。”流露了作家对藤萝饼的喜爱之情;女作家、画家凌淑华曾在北京宴请印度文学家泰戈尔,款待泰戈尔的点心,就是玫瑰花饼和藤萝花饼,而这给泰戈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紫藤花食用方法较多,

油炸、凉拌、做馅、煮粥等皆可。在日常烹调中,可将新鲜紫藤花或水焯凉拌,或配料鲜炒,或裹面油炸,皆可烹制成美味,如紫藤粥、炸紫藤鱼、紫藤糕等,让人大快朵颐。最近,翻阅《中国糕点大全》一书时,看到其中就有鲜藤萝花饼的制作方法,并介绍此饼以鲜藤萝花为馅心,制馅心时,先将鲜藤萝花去掉花蕊,洗净,保留花瓣,然后将白糖、熟面粉、藤萝花(扯碎)和其他原料拌匀,即成馅心。以此馅心制作出来的鲜藤萝花饼香甜适口,酥松绵软,鲜花味浓。

在紫藤花烹制的美食中,让我印象最深的当数北京的藤萝饼。记得有一次,我到北京出差,恰值春天紫藤花绽放之时。好客的北京朋友,特地让我品尝一下时令美味藤萝饼。当将藤萝饼送入嘴里时,我细细品味,便觉满嘴生香,美味适口,回味无穷,仿佛吃下了这个春天的味道。据介绍,藤萝饼是北京的特色小吃,其食料中就加入了紫藤花,成品酥皮层次丰富,口味香甜适口,酥松绵软,具有鲜藤萝花的清香,让人回味无穷。

每当品味紫藤花饽时,我就会想起当代作家宗璞的散文《紫藤萝瀑布》。作家笔下的紫藤花盛放,呈现一片辉煌的淡紫色,像一条瀑布,从空中垂下,美极了。用这么浪漫的鲜花烹制出来的花饽,实在别有一番风味。不管你信不信,反正我品尝过了。



旧事

一壶浊酒尽余欢

丁爱华

1993年秋,我上高二,选择了文科。

开学第一天,我买了一本非常精美的笔记本,准备用来摘抄好句子。扉页上应该抄录一首很有品位的诗词,这才配得上笔记本的装帧和我文科生的身份。这样想着,我翻遍了自己拥有的几本课外书,最后锁定了李叔同的《送别》。凭直觉,这首词应该是唐宋时期的古人留下来的,后来才知道作者竟然生活在近代,如此的古典文学功底,令人肃然起敬!

语文老师看到了我的摘抄本,饶有兴致地翻开看看,她的目光停留在《送别》上。“能选这首词放在扉页上,有眼光!”听了老师的夸奖,我心里甚是甜蜜。“不过,我这儿抄错了一个字。”“什么?”我有点惊讶。“你看,‘一壶浊酒尽余欢’的‘欢’字,不合韵,应该是‘欢’字,而且‘饮’和‘欢’两字的意蕴也迥然不同,你仔细想想看。”老师拿红笔在“饮”字旁边郑重地写下了“欢”字。我还有些不信,找到原文再次核对,果然是“欢”字!

“饮”和“欢”的意蕴究竟有何不同?对这个问题,老师一直没有给我确切的答案。

我喜欢朴树,一个用音乐表达真情的男子。一次,在视觉志微信公众号里看到题为《朴树唱<送别>现场失控大哭》的文章,不觉泪盈于睫。那是朴树在录音棚里录制

歌曲《送别》时,忧伤的旋律、凄美的歌词深深触动了他。人到中年,他经历了太多的送别:送别过年少无忧的自己,送别过美好的初恋,送别过挚友音乐人程鑫,送别过默默陪伴他十几年的爱犬大象……纵使深爱,最终也是离别和失去,怎能不令人哽咽失声,乃至泪雨滂沱?

犹记那年冬天,大雪纷飞,许幻园站在门外,喊出李叔同和叶子小姐,说:“叔同兄,我家破产了,咱们后会有期。”说完,挥泪而别。李叔同看着昔日好友远去的背影,在雪地里站了许久,随后返身回到屋内,含泪写下: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……

“一壶浊酒尽余欢”的前句是“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”,后句是“今宵别梦寒”,这“一壶浊酒”不会是和天涯知交对饮,而应是自斟独酌,“尽余欢”,何欢有剩余?尽酒之后呢?今宵作别,梦亦清寒。

我把朴树唱的《送别》调成单曲循环。在他如泣如诉的歌声里,我找到了答案:

“一壶浊酒尽余欢”只是把剩余的浊酒喝完;“一壶浊酒尽余欢”是借浊酒消耗掉剩余的欢乐,亦是借浊酒把友情的余温融于心中。相聚与离别,哀愁与欢愉,原本就是一体两面,人生况味,尽在“余欢”。这样解释,不知是否能让语文老师满意。您看呢?